



贾晓涵

性别:女
年龄:19岁
职业:学生
生前住址:房山区石楼镇支楼村
去世地点:房山区石楼镇下坡子村
去世原因:溺亡(洪水)



树不倒 玉不碎

晓涵坚持了一个多小时。孩子努力了。那棵树不倒,她还能坚持,她想活。晚上8点多,树被洪水冲倒了。对岸的亲人再也没有听到她喊救命了。

◀19岁的贾晓涵在父亲眼中聪明、冷静。她爱唱歌,是个麦霸。

我找到她的时候,隔了三天,孩子的模样已经不能看了。身上缠满了草,我不敢认。

最后我看到了她脚上黑色的指甲油。

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。我一直盼着涵子被人救上来。她聪明,冷静,应该没事。

“爸爸救救我”

2001年,我和她妈妈就分开了。涵子从小就很独立。她没有单亲孩子的敏感,遇事有自己的决断。

7月21日,是她第一天上班的日子。这孩子节省,暑假里总要打工挣钱。这一

次找的是个接线生的工作。她乐意,说接电话也挺好。

头天晚上,我跟她絮叨,要和同事好好相处。她笑我,爸你放心吧,放心吧。

第二天,我起得早,5点多就上班去了,这丫头没和我说话。

再听到孩子的声音,就已经到晚上6点多了。这孩子,一个电话打过来,就说爸爸爸爸救救我。

下大雨了。她阿姨和妹妹接她回家。回家的路上有个大坑,雨水积得多,她们不敢过。就绕到了下坡子,想着水少,能过去。那时候离家就三四里地了。

谁知道碰上了山洪,直接把车掀了。她阿姨一下

子被水冲跑了。妹妹也被冲走。涵子爬出车门,站在车顶抓住了一棵十厘米粗的杨树。

坚持

孩子给我打电话,说车掉漩涡里了。我在城里,赶紧打110、119,打电话给亲朋好友。你们救救晓涵。

我一个朋友开着三轮车最先到了,那时候是晚8点左右。离晓涵只有5米。下雨,黑,看不到人。只能听着孩子不住地喊救命,过不去。你知道那水,水流急,三四米深,没工具,没办法。

其他的亲人到了河对

岸,离着晓涵50多米远,他们都没办法。当时我从城里往家赶,就一个念头。雨,求求你了,赶紧停吧。

晓涵坚持了一个多小时。孩子努力了。那棵树不倒,她还能坚持,她想活。晚上8点多,树被洪水冲倒了。对岸的亲人再也没有听到她喊救命了。

我也不知道她当时知不知道亲人们都来了。都在对岸喊让她坚持。水声太大了。估计她很难听到了。

寻找

我赶到的时候已经夜里12点了。消防的人也到了,但没找到人。

而后,我和亲人们一刻也没停,我们找了三天。晓涵的阿姨找到了,妹妹也被人救了。晓涵没有这份运气。她走了。

就埋在离这个桥不远的地方。

墓碑上我就想写上她的名字——贾晓涵。

我女儿,不知道有多开朗多外向。她最爱和同学一起玩。爱唱歌,麦霸?对,就是麦霸。平时特别节省,过生日的时候跟我撒娇要点钱。

我没有再想过以后的日子。还有什么未来呢?

口述:贾东辉

整理:新京报记者 张寒 范春旭



特大自然灾害
之
逝者

张开相 张景旺

性别:男
年龄:63岁40岁
职业:小工、瓦工
生前住址: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县冉固镇康洼村
去世地点:通州区张家湾镇枣林庄村
去世原因:高空坠物

风停了 兄弟去

“他们挣的钱大部分都寄回家了,比我会攒钱”,周继宾的眼里,两个表外甥都很抠门,但很顾家。

龙卷风过处,1500平方米的工棚瞬间被夷为平地,张氏兄弟则被压在一扇门下,随后赶来的工友一起将被埋的张氏兄弟救出,此时张景旺已经没有了气息,张开相亦是气息微弱,心脏随后停止了跳动。表舅周继宾的记忆里他们“没有留下任何遗言”。

没有留下任何遗言

7月21日,吃完中午饭,周继宾午休前还抽了一根烟,平素极少抽烟的张开相也要了一支。

原本下午2点上班,这

一天他们提前了半个小时到工地。

“砌墙五分钟不到,雨大起来了”,张氏兄弟往旁边的工棚跑。

“一分钟不到,大风也来了,伴着怪叫。”所有工友还未完全进入工棚,电闪雷鸣,天瞬间被拉黑,工棚墙上的砖块被大风一块块揭走,最后70米长的砖墙倒进1500平方米工棚大厅,棚顶被抛起来,从高空狠狠砸下来,支离破碎……

下午2点,风停了,雨还在下。

整个工地已成一片废墟,周继宾和另外三名工友在

废墟中呻吟,而张氏兄被压在一扇门下已没有了声音。

周继宾被支架砸中右手,整个胳膊已无法动弹。

埋头做工只为攒钱

“不喜欢说笑、不打牌、不喝酒。”周继宾说不出兄弟俩有何爱好,二人大多数时间都是埋头做工。

张开相跟周继宾一样属于小工,每天工资100元,张景旺属于瓦工,每天的工资有150元。

张开相在家中排行老大,家里四个女儿。张景旺在家中最小,儿子也已十六

七岁。“他们挣的钱大部分都寄回家了,比我会攒钱”,周继宾的眼里,两个表外甥都很抠门。他甚至“从来没有抽到过他们一支烟”。

二人小时候受穷过,因为没钱,两人小学均未念完。从小穷怕了的他们,并不甘于每年不足5000元的务农收入。

“五个月,每个人至少挣了1万元,这是家里两年的收成。”半年不到,兄弟二人自然知足。

多少年一遇龙卷风?

作为表舅,躺在病床上

的周继宾有些自责。

张开相和张景旺今年2月份经他介绍进了枣林庄村的这个包工队,半年不到,这场龙卷风将兄弟俩一齐带走,而他,右胳膊亦遭重创,不能动弹。

“之前没有任何征兆,如果有,我宁愿不要工作也不去上班”,周继宾很遗憾未能提前获知龙卷风。

“如果说暴雨有60年一遇,那这次龙卷风是多少年一遇?”周继宾抛出了疑问,他说,两个表外甥也肯定想知道。

新京报记者 何光